

哲学

哲学导论

Zhexue Daolun

潘德荣 主编

3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哲学导论

Zhexue Daolun

潘德荣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导论/潘德荣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675 - 4659 - 2

I. ①哲… II. ①潘… III. ①哲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1740 号

哲学导论

主 编 潘德荣
策划编辑 王 焰
项目编辑 朱华华
特约审读 刘 龙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0.75
字 数 30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4659 - 2/B · 996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导论 / 1

第一节 “哲学”的词源学考察 / 1

第二节 哲学的起源 / 3

第三节 何谓哲学? / 6

第四节 哲学何为? / 11

第五节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 14

第一章 形而上学 / 19

第一节 存在 / 21

一、何为存在 / 21

二、存在即感知 / 22

三、物自体 / 23

四、唯物论 / 26

五、物质客体的存在条件 / 29

第二节 变化 / 33

一、变与不变 / 33

二、属性之变 / 35

三、突现 / 38

四、过程的集合体 / 40

第三节 因果性 / 44

一、因果现象 / 44

二、休谟的观点 / 46

三、INUS 条件 / 48

四、反事实依赖条件 / 52

第四节 自然律 / 54

- 一、何为自然律 / 54
- 二、自然律的特性 / 56
- 三、支持必然论 / 59
- 四、支持规则论 / 61

第五节 决定论 / 63

- 一、行动的自由 / 63
- 二、决定论 / 65
- 三、决定论与自由意志 / 68
- 四、不相容论 / 70
- 五、相容论 / 72

第六节 心与身 / 73

- 一、心身问题 / 73
- 二、实体二元论 / 77
- 三、心物同一论 / 78
- 四、功能主义 / 81

第二章 认识论 / 86

第一节 西方近代的认识论转向 / 86

- 一、近代世界的形成 / 86
- 二、近代认识论的奠基者：笛卡尔 / 89
- 三、大陆理性主义：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 / 93
- 四、英国经验论 / 97
- 五、康德在认识论中完成的“哥白尼革命” / 103

第二节 自然科学的哲学 / 108

- 一、何谓科学 / 109
- 二、科学何为 / 110

- 三、真理还是假设 / 112
- 四、证实还是证伪 / 114
- 五、经验与逻辑之外 / 119
- 六、科学真理与科学进步 / 122

第三节 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 / 125

- 一、从“两种文化”说起 / 125
- 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立场 / 126
- 三、新康德主义—诠释学的进路 / 130
- 四、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开出的新局面 / 137

第四节 中国古代知论 / 143

- 一、从“中国古代知识论阙弱”说起 / 143
- 二、儒家：德性之知的挺立 / 145
- 三、道家：体道之知如何可能 / 151
- 四、墨家：经验与逻辑的进路 / 155

第三章 宗教哲学 / 162

第一节 一神教语境中的宗教哲学 / 162

- 一、启示信仰与哲学理性的初次相遇：斐洛对宗教哲学的奠基 / 164
- 二、基督教哲学 / 170
- 三、伊斯兰哲学 / 184
- 四、犹太哲学 / 195

第二节 佛教哲学 / 202

- 一、原始佛教要义 / 202
- 二、三论宗的哲学思想 / 205
- 三、天台宗的哲学思想 / 206
- 四、唯识宗的哲学思想 / 210

五、华严宗的哲学思想 / 215

六、禅宗的哲学思想 / 221

第三节 道教哲学 / 228

一、道教视域中的身体、心性和命运 / 228

二、道教仪式与宇宙观念 / 231

三、道教的价值谱系 / 233

第四章 实践哲学 / 236

第一节 价值哲学 / 236

一、经典问题与基本立场 / 238

二、基本概念：内在价值 / 246

三、价值的度量问题 / 256

第二节 伦理学 / 261

一、伦理学是什么？ / 261

二、应用伦理学 / 275

第三节 政治哲学 / 284

一、正义 / 286

二、民主 / 290

三、自由与个人权利 / 293

四、女性主义 / 297

五、全球正义 / 302

第五章 历史哲学：对人的自由的追问和确证 / 308

第一节 历史哲学之提出及何以可能 / 308

一、对历史的真理性认识的困境 / 308

二、先验哲学为历史哲学提供的条件 / 310

第二节 历史哲学：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 315

一、历史之为精神自我展开的过程 / 315

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 319

第三节 在感性存在论中为历史重新奠基 / 323

一、对理性存在论的批判 / 323

二、历史的生存论表达 / 328

后记 / 335

导论

第一节 “哲学”的词源学考察

“哲学”的定义一直没有定论,我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哲学主张,名目繁多的各种“主义”,都与它们对“哲学”的独特界定相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正确或错误的反映,主张哲学思维的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实践^①;分析哲学传统的哲学家们认为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或语言的逻辑分析;传统哲学的对象是“绝对物”,哲学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物的思想^②。如此等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从词源学的考察入手,来深入理解“哲学”概念。

哲学(希腊语 φιλοσοφία,拉丁语 philosophia,英语 philosophy)是古希腊哲学家创造的术语。这是一个组合词,在词源学的意义上,φιλοσοφία 乃是由 φιλο(philo,热爱、兴趣)与 σοφία(sophia,知识)组合而成,前者是自荷马时代以来人们常用的一个名词或者形容词,意指对某一事物或领域的热爱,如“爱学”为 φιλομανία,而 φιλοσοφία 的原初含义也就是“爱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前 322)时代的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发萌于公元前 6 世纪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inoischen Naturphilosophen),虽然亚里士多德称他们的研究为“哲学”,不过他们自己却将其名之为“历史”

① 参见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下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1923页。

② 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前言”。

(ἱστορίη),而非“哲学”。^① 根据古代传说,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72—前497)首次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并自称为“哲学家”。至公元前5世纪末,出现了该词的动词与形容词形式。公元前4世纪80年代,在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的弟子们那里才有了这个词的名词形式。但是 φιλοσοφία 这一术语,作为“哲学”概念来使用,直到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时代才得以确定。

由于 sophia(知识)的含义在公元前5世纪被大大地扩充,被用来意指知识、技能(在手工技艺方面)和智慧、判断力与实践上的周密审慎(在生活和政治领域),因此“哲学”实际上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其最宽泛的、一般的含义就是“学习”与“教化”。它的研究领域包括几何学、音乐、天文学以及其他的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进行“哲学探索”的人,他在学习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塑造或自我完善,使自己不仅获得知识,而且成为有“智慧”的人。

在汉语古典文献中,本无“哲学”一词,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首次用“哲学”一词来对译“philosophy”,后经黄遵宪、康有为将这一术语传入中国,渐而流行,成为至今通行的译名。“哲”(或作“喆”)字成字很早,在金文中已有此字,意为“知”、“智”。《尚书·皋陶谟》有言:“知人则哲。”有远见卓识、能知人者,被称为“哲人”。

由此可见,在词源学的意义上,以“哲”命名的学科(哲学)与“philosophy”的含义大致相当。不过,由于西方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之进路,并且,也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中、外哲学家中均有学者认为中国本无“哲学”;或者,如黑格尔所说,“东方的哲学不属于哲学史”^②。但是,随着中外哲学界日益广泛、深入的相互交流,“中国哲学”得到了国际哲学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与重视。

① J. Ritter, K. Gründer und G. Gabriel (hrsg.):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Darmstadt: Schwabe & Co AG, Verlag, 1989, Bd. 7, S. 574—575.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5页。

第二节 哲学的起源

对于哲学的起源之探索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其历史与文化传统意义上的“起源”；二是哲学思维如何得以形成的原因。

就第一方面而言，当今世界三大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有着各自独立的源头、悠久的发展过程与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概要地说，哲学有三重起源。这三大哲学传统以各自的古代典籍作为发萌的标志。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印度哲学可追溯至《吠陀经》(Veda)和《奥义书》(Upanishad)^①，中国哲学的最初典籍是《易经》与《道德经》。对于西方哲学，虽然西方学界认为它始于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但是这一时期的哲学著作早已亡佚，人们大都是从希腊的哲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转述中了解到那些自然哲学家们的思想片段。因此可以说，西方哲学传统的形成始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认为，“哲学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亚里士多德是许多世纪以来的一切哲学家的导师，^②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乃是柏拉图著述的注脚(怀特海语)。

对于哲学思维形成的原因，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看来，引发哲学思维的是“惊奇”。柏拉图认为，唯具有这种心境，即“惊奇”，才是哲学家的标志，因为正是惊奇、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构成了哲学的开端；^③亚里士多德说得更详细：“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月象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所

① “吠陀”为梵语“知识”的音译。《吠陀经》约成书于公元前十几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奥义书”为“Upanishad”的意译，《奥义书》乃是《吠陀经》的最后一部分，亦称为“吠檀多”(Vadānta)，意即“吠陀的终结”。

②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150、269页。

③ 参见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5节(《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0页。该译本将“thauma”译为“疑惑”。该词在英译本中译为“wonder”，在德译本中为“Verwunderung”，均为“惊奇”之意)。

以,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奇异构成)。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当前的事情自身就可作证,可以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一切科学都比它更为必要,但却没有一种科学比它更为高尚。”^①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思维形成的最初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好奇。因好奇而产生求知的欲望。(2)闲暇。有了闲暇才可能无实用目的的为知而求知。(3)为了自身的存在而进行的自由思考。

在希腊人那里,最令人惊奇的无疑是宏大深邃的“星空”,于是“仰望星空”便与哲学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成为世人讥讽哲学家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笑柄。黑格尔曾讲述了关于泰利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前547)的一则轶事:“他(指泰利斯——引者注)在仰望和注视星辰时,曾经跌到一个坑里,因此人们就嘲笑他说,当他能够认识天上的事物的时候,他就再也看不到他脚面前的东西了。”对此,黑格尔机智地回应道:哲学家也在嘲笑他们不能“自由地”跌入坑内,因为他们已永远躺在坑里出不来了。^②黑格尔的话隐含着—一个深刻的哲理:唯有自由才能使人“仰望星空”,“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③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曾写道:“有两样东西令我们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④浩繁的星空(bestirnte Himmel)是我们可以直观到的,对它的景仰和敬畏使我们感悟到某种至上、崇高、永恒的东西,此种洞见给我们制定道德法则(moralische Gesetz)提供了指南。正是由于希腊哲人倡言“仰望星空”,其直观性使希腊哲学、乃至到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Ⅶ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2页。

②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79页。

③ 同上,第93页。

④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7页。

2002)为止的全部西方哲学也打上了它的烙印,如伽达默尔所说:“‘观’具有相对于其他一切感觉的优越性。这便是希腊人著名的视觉性。它所承载的概念性,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整个人文主义文化立下了遗嘱。”^①

对于“观”的信念,也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传说中伏羲、仓颉通过“仰观俯察”创造八卦符号与文字,已暗示了一种强调视觉意义的“观”的观点。在《易经》有“观卦”,称“物大然后可观”(《序卦》)。物大者,莫过于“星空”、大自然。在古汉语中,观察日常的、细微的事物曰“察”,所谓“明察秋毫”;观察非常之物、物之大者曰“观”。因而“观”须“仰观”,亦即以景仰、敬畏之心观照所观之物(非常之物、物之大者)。在现代语境中解读“仰观俯察”,可称为一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综合、整体之观察。

黑格尔对哲学的产生与盛衰表达了一种独特的见解:“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当哲学带着它的抽象概念出现,用灰色的颜料绘灰色的谈话时,青年人有生命的新鲜朝气已经消失了。因此哲学所作的调和和工作不是现实的调和而只是在理想世界里的调和。所以希腊哲学家大都逃避了国家的事务,而成为一般人民所称的偷闲者,因为他们退避到自己的理想世界里面。”^②他认为,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现实世界之没落导致哲学的兴盛。如伊奥尼亚城邦的没落促成了伊奥尼亚哲学的兴起,雅典民众生活的败坏推动了雅典哲学的兴盛,罗马生活与共和国的没落造就了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主义的辉煌。如此等等。不过,更为确切地说,就哲学史而言,哲学的兴盛时期常常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世界观念以及价值观念处于激励变更的时期。唯当哲学研究从偷闲者的避世之举转向世界时,哲学才获得了一种积极的实践意义。

对于哲学起源之诸种不同理解,乃根源于对哲学本身的性质、功能的不同界定。

① 伽达默尔:《论倾听》(Über das Hören),潘德荣译,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原载 *Hermeneutische Entwürfe*, Mohr Siebeck, 1998)。

②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4页。

第三节 何谓哲学？

对“哲学”这一概念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是很困难的。德国哲学界用了 30 余年完成的权威工具书《哲学史辞典》(共 12 卷),^①其中对“哲学”这一词条的解说计有 297 页之多,梳理了从古至今、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世界各种主要哲学流派关于“哲学”的观点,唯独没有给出一个一般性的定义;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共 10 卷)^②中根本没有“哲学”条目,所介绍的是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我国《哲学大辞典》^③的“哲学”词条似乎提供了关于哲学的一般定义,其实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哲学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今天谈论“何谓哲学”这一问题,每一种哲学流派都可给出一个答案。我们可以大而化之地说,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形而上学,其所关注的乃是形而上的——根源性、终极性、普遍性的东西。由于 20 世纪的哲学语言学转向,萌生了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观,所有哲学问题最终被归结为语言的表达方式与逻辑问题,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的批判,它与存在本身无关。

自柏拉图起,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流具有认知的性质,柏拉图将哲学思维视为探寻普遍、永恒的真理的方式,其主旨是通过理性获得关于被认识对象的“真知”。由于对“被认识对象”与“知识”的界定不同,各个时期的哲学也表现出了不同特点。在古希腊的哲学家那里,对“形而上”东西的理解已经有了很大分歧。比如,柏拉图将之理解为“理念”,认为世界乃是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组成,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独立的存在,人们感觉到的感性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由于理念世界原本就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因此所谓“认识”,无非是通过现象世界而回忆起潜

① J. Ritter, K. Gründer und G. Gabriel: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哲学史辞典), Schwabe & Co AG, Verlag, Basel, Darmstadt, 1971-2004.

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③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年。

藏于灵魂中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被认识对象及其规律性运动的客观性,主张感觉是真知的源泉与基础。尽管如此,希腊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达到某种一致性:即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它同时也服务于教化的目的,从而将知识提升为“实践智慧”(Phronesis)。

至中世纪,哲学关注的重心转向了“神”,哲学探讨基本上是在神学的框架里展开的,旨在认识或证明人们信仰中的“神”是什么,为信仰提供合乎理性的根据。对于他们而言,哲学就是神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神的存在之哲学论证。正是由于这一历史阶段对神学的探讨基于理性,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这也是经院哲学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在他们证明“三位一体”的命题,或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立几个天使的问题时,或者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唯实论(Realism)与唯名论(Nominalism)之争,都已充分地反映那时人们业已达到的理性思辨水平。其论证方式之精细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同其中的这种或那种观点。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形而上学的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1641)标志着中世纪思辨传统的终结,该书以宗教的名义展开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探索,认为唯有哲学才使得关于神与人的科学知识成为可能。

近现代诸多影响深远的哲学体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的典型形态是自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及其现代形式,诸如意志哲学[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96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现象学[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 1859—1938)]、诠释学[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伽达默尔]等等。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1908—1961)、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等,受到了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深刻影响,所承继的也是大陆哲学的精神。一般而言,大陆哲学传统比较关注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力图揭示事物的本质与根源性的东西,强调历史的、语境的关联,倾向于辩证思维方式。

与此不同,分析哲学传统的哲学家在分析语言、概念时,更多地强调其逻辑与理性的形式,并要求其结论具有普遍性的客观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大陆传统的哲学就根本不关注逻辑理性,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与逻辑理性,也孕育于德国古典哲学之中。现代分析哲学源于康德学说,当康德将知识定位于主体借助于先验的范畴(形式)的理性构建时,已经为现代分析哲学指出了方向。沿着这一线索,我们看到了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 1848—1925)的语言逻辑之体系,他也被视为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而他的学生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则是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纳粹政权迫害,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迁居美国,终于在40—50年代在美国形成了新的中心。分析哲学的另一重镇为英国,代表人物为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 1873—1958)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分析哲学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将逻辑视为哲学的本质,将哲学问题归结为逻辑问题(罗素),拒斥“形而上学”(卡尔纳普)。如此,对哲学问题之分析,最终落实在对语言的逻辑形式之分析,并用以取代传统的思辨方法。在对语言的分析过程中,某一陈述或命题的独特的语境关联、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哲学的首要任务便在于运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对语言进行分析,所以也称为语言分析哲学。这一点,也是大陆哲学传统与分析哲学传统的关键性区别之一。

无论是大陆哲学传统还是分析哲学传统,就其主流而言都具有认识论的特征,意在揭示关于认识客体(或被分析的语言)的客观知识(或客观意义)。就此而言,海德格尔所倡言的“本体论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开启了一个哲学研究的新方向,这一方向的经典著作便是《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 1927)和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 1960)。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忘却了本体论,这并不是说,在以往的哲学体系中根本未言及本体论问题,众所周知,每一哲学体系隐含着某种预设的本体概念,诸如物质、精神、绝对观念、心灵、神甚或语言、意义,如此等等,

也对各自所设定的本体论展开过充分的论证。但是,无论这些本体概念之间有着多大的区别,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现存的、外在于认识主体与认识过程而自在地存在着的東西,并因此而构成了我们的认识对象。而被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视为本体的东西则完全是一个未定的、自我开放的意义存在,亦即“此在”,对文本的理解与解释,既不是指我们理解或认识了文本的客观意义,也不是指我们通过文本而认识了自己,而是通过对文本的理解与解释造就了作为主体的理解者本身,在理解中展开了此在自身的存在状态。正是在这里,哲学的认知功能退隐了,代之而起的是“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学说被称为“本体论诠释学”,虽然它曾名动一时,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在德国,至今处于主流地位的仍然是认识论倾向的哲学,康德与黑格尔哲学(包括新康德与新黑格尔主义)的研究者,依然构成了德国哲学的主要阵营。

反观中国哲学,所呈现的是另一种思维进路,也因此长期未能得到西方哲学界的认同。黑格尔的观点具有典型的意义,他认为“在东方人那里我们只看到枯燥的理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東西”,中国哲学最终“沦于空虚”。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我们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维方式”,质言之,中国本无哲学,或者充其量只能被称为将“真理保持在宗教形式”中的“宗教哲学”。^①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哲学传统没有发展出系统的认识论体系,疏于对逻辑思维与普遍有效的方法论之思考。由孔子删订六经而流传下来的经典,以及由解说经典而产生了新典籍,这一过程对于中国思维传统——一种非工具理性的人文传统——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文化传统对人们的逻辑思维、工具理性的发展显然起到了或多或少的制约作用。正因如此,中国先贤虽然在先秦

^①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5—132页。在西方大学,有关“中国哲学”的课程一般是在汉学系或东亚系开设,为数不多的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已是比较晚近的事了。